

视觉与触觉的摇摆

彭锋

每次看牟柏岩的雕塑，都有想触摸的冲动。这让我想起赫尔德（J.G. Herder）关于雕塑即触觉艺术的经典论述。赫尔德反对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感官等级次序，在这种次序中，视觉地位最高，触觉地位最低。赫尔德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张触觉地位最高，因为触觉与理性紧密相关。动物没有理性，因此动物可以有发达的视觉，但没有敏锐的触觉。赫尔德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狄德罗（Denis Diderot）关于盲人的论述，知道盲人的触觉最为发达。如果赫尔德做进一步的推论，他就会由雕塑是触觉艺术，进一步得出雕塑是盲人艺术。

但是，赫尔德并没有做出这一推论，做出这一推论的是二百多年后的中国雕塑家隋建国。在“盲人肖像”系列雕塑的创作中，隋建国用黑布将双眼蒙住，仅由触觉来完成他的作品。蒙住双眼或许不同于真正的双目失明，后天失明可能又不同于先天失明，尽管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重要，但远没有蒙住双眼与睁开双眼之间的区别那么重要。难道真的要蒙住双眼才能创作出唤起触摸冲动的雕塑？

正在我思考雕塑中的触觉与视觉之间的关系时，迎来了比斯利（Bruce Beasley）来北大讲座。比斯利一再强调，他所有的雕塑都是逐渐捏出来的，在最终的形状出现之前，并不确知感觉会将他带到哪里。但是，比斯利又强调，雕塑的触觉感可以由视觉来完成，而无须动用真正的触觉。正因为如此，比斯利可以毫无顾忌地电脑设计、用 3D 打印来制作他的雕塑作品。比斯利引起的问题是：难道视觉真的可以代替触觉去工作？

如果说隋建国提出了雕塑的正题（thesis），比斯利则提出了雕塑的反题（anti-thesis）。这一正一反，是否有可能达成合题（synthesis）呢？

在今年秋天圣彼得堡的一次展览上，我有幸目睹了牟柏岩一次人体写生的全过程。与隋建国不同，牟柏岩没有蒙住自己的双眼；与比斯利不同，牟柏岩没有捆住自己的双手。在牟柏岩的写生过程中，我看到的是眼与手之间的不断切换，是视觉与触觉之间的不断摇摆。牟柏岩以最朴素的方式，完成了一次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合题。赫尔德在将雕塑视为触觉艺术的同时，没有将它进一步视为盲人艺术，原因也许就在于他注意到了这里的切换和摇摆。但是，身处 18 世纪的赫尔德还没有适当的理论武器，将这里的切换和摇摆阐释清楚。

在当代身心关系理论中，我们可以找到解释这种切换和摇摆的理论武器。身心之间的默契或者默识，为从视觉到触觉或者从触觉到视觉之间的切换和摇摆提供了解释。这种理论在牟柏岩的雕塑写生实践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。艺术的终极价值，或许正在于为身心之间的切换、摇摆与协作提供恰当的练习。遗憾的是，牟柏岩的那件人体写生泥稿留在圣彼得堡，它的命运不得而知。

正在我为可能失去证据而倍感惋惜之时，牟柏岩创作了他的静物写生系列雕塑，并且打算以“练习”为题在 AYE 画廊做专题展示。我想这次展览不仅可以给观众提供一个好机会，来练习视与触之间的摇摆，而且可以给理论家提供一个好案例，来研究身心之间的切换。

2015 年 12 月 8 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